

时代印痕

FOOTPRINTS
OF THE ERA

ShaoKePing's

邵克萍的版画



Engravings

宁波市北仑博物馆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时代印痕 FOOTPRINTS OF THE ERA

ShaoKePing's 邵克萍的版画

 Engravings

宁波市北仑博物馆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时代印痕 FOOTPRINTS OF THE ERA

邵克萍的版画 ShaoKePing's 邵克萍的版画

Engravings



宁波市北仑博物馆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邵克萍 (1916–2010)

宁波市北仑区（原宁波镇海县）人，杰出的现实主义版画艺术家和版画活动家，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一员，“上海版画”的主要代表人物，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在长达七十年的刀木岁月中，他创作的许多版画和年画作品被视为是时代的经典，而被国内国际主流艺术、博物机构（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神州版画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二次大战博物馆、美国纽约盖尔基大学画廊、英国木刻画基金会、日本昭和美术会、日本神奈川美术馆等）所珍藏。出版有《木刻的实习与创作》、《邵克萍版画集》、《铮铮刻刀写春秋》、《邵克萍画传》等诸多著作，并是《中国美术辞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有他的专库，在他的故乡宁波和北仑建有他的艺术馆。

怀念克萍兄

我今年八十九岁了。人上了年纪就爱忆旧，年青时的人和事，常常在眼前掠过。1957年春我调杭州前，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有许多同事朋友，其中最难忘的就是两位老大哥：一位是大我10岁的杨可扬先生，另一位就是大我8岁的邵克萍先生。因为和他们的结识是在1946年秋天的同一地点、同一天，所以每每提到他们中的某一位时，必定要提到另一位。屈指算来，我和他们第一次相见距今已过去整整六十六年了。

那时我从汉口的华福烟总公司调到驻上海办事处搞美工。回来后打听知道上海有个“木合工厂”（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的简称），地址在外白渡桥附近的台湾银行楼上。“木合工厂”不仅经营木刻刀及一般工具，也搞创作，实际上它已成为木刻同行在上海的聚集点和联络处。我找到台湾银行，从后门上去到三楼，见到了在此工作的可扬和克萍俩位。虽是初次见面，但彼此作品早已知晓，所以互通姓名后并不感到陌生，自此我们开始往来。同样的爱好、志趣和理想，使我们很快熟悉起来。那年我23岁。

上海解放后，我与他们先后成了同事：1949年9月我和可扬兄分别离开原供职单位去华东画报社工作，1952年我们随华东画报社一同并入新成立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4月我调到刚成立的华东美术家协会任专职创作员，这时与克萍兄就成了同事。在我们相识相处的日子里，一起经历过许许多多事。他们年长，生活阅历社会经验丰富，为人处世又稳重真诚，搞创作时大家互相交流探讨，我们的友情不断加深，成了好朋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不仅刻木刻，还画很多宣传画、漫画、连环画、速写等等配合形势舆论、政策宣传。尽管工作量大，时间紧，凭借自己年富体强的优势和对新中国新生活的满腔热情，大家一起紧张地忙碌，现在想起来都令人愉快振奋。毫不夸张地说，美术绘画在当年发挥的宣传教育作用一点不输给现在的电子技术。

在上海与克萍兄和可扬兄一起的日子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上海解放那天。

上海解放前夕，木刻协会布置我们秘密刻木刻传单迎接上海解放。接受任务后，我刻的传单是《解放军到老百姓笑》。那时国民党的警车在街上不断鸣笛巡逻抓人，环境很严峻。但是想到要解放了，心里很兴奋激动。我连续忙了几个深夜，抓紧时机刻好后把版子藏起来。上海解放当天早上，我和可扬兄、克萍兄把各人自己刻好的原版送到木刻协会集中。很快，原版送到印刷厂直接放到机器上印刷，传单印出来就马上在马路上、公共场所张贴。而我们一直在协会守候，随时准备接受任务。下午木协接到要画一幅陈毅市长像的任务（陈毅同志是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美协和漫协分别画毛主席朱总司令像。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后就到克萍和可扬当时上班的景福衫袜厂去，在那里腾出一间大房间，领来白布铺在地上，三个人一起打格子放大，用墨汁画一个通宵才画完。这幅画至少有三层楼高，现在想来应有十米左右了。第二天我们画的美协漫协的另外两幅共是三位领导人的画像，一同挂到南京路西藏路转角的大新公司外墙上，着实壮观。当天上海欢腾，敲锣打鼓，游行队伍不断，热闹非凡，南京路上更是热闹喧天。这件事在我们三人的记忆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晚年经常被回忆提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真心实意、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社会的到来，能够为欢庆上海解放做一点实事，出一把力，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第二件事是1957年春，我调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版画系任教，临行前，克萍兄和可扬兄在国际饭店设席为我送行。再三嘱咐我“到了杭州如果觉得生活不顺当，随时回上海来，上海欢迎你。”这句简单的话语一直暖我心底，令我感动感叹。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会如此真诚的对我讲！直到今天，他们说话的表情还是那么清晰地在我眼前。2001年春天，我在上海办了一个小型画展，座谈会上克萍兄拿着发

序

一

言稿说：“老朋友来了，我非常郑重，我也做了准备。”他在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他说：“上海美协成立了，我们都到上海美协去，赵延年呢，是创作干部，我是行政干部。那时候我们是朝夕相处，很有感情。后来美协把创作干部的建制撤消了，而浙江美院*版画系新成立，要教员、教师，要请他去。当时我就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美协也存心留下他，希望他兼一点工作，其实创作也可以搞的。他呢，浙江方面要求他去很迫切，所以他最后还是离开了。所以，当时我们几个老同志非常惋惜。我们在国际饭店请他吃饭、送行，希望他如果说杭州住不惯，还是回到上海来。”离开上海后，人相距远了点，可是心仍然相通相近。平时我们保持通信联系，有机会我到上海出差或他们来杭州，我们都要相互看望。在这些场合大家对共同关心的专业问题探讨交流时，我就觉得好像从来没和他们分开过。

克萍兄是新兴木刻运动中的第一代木刻艺术家。翻看新兴木刻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在浙江福建一带活动的文献记载，克萍兄为新兴木刻的普及所作的努力和奉献，真是不可磨灭。此后几十年间，为版画事业的发展他仍旧倾心倾力，不曾停歇。他的作品，爱憎分明，充满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又洋溢着赞美祖国热爱生活的满腔深情。他的两幅代表作：1947年的黑白木刻《街头》和1961年的套色木刻《浦江晨妆》就清楚地表达出克萍兄心中的这份感情。《街头》揭露了解放前国统区的悲惨黑暗：冬季，流离失所的人，没有御风寒的居所，更没有口粮，在寒冷与饥饿下，他们倒毙街头。而同在这街头，穿大衣的摩登男女，漫步而过。这两个人物、围墙以及投影、树木组成的调子，凸现画面中心倒在街头的难民。对比出两种人，两种命运。造成这种局面的，就是那个独夫民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1年的套色木刻《浦江晨妆》。克萍兄以明快的色调，描绘新社会劳动人民在祖国的怀抱中幸福地生活：江面上，小火轮拖着一长列木船正在航行，后排的大轮船和标志性的高层建筑，告诉人们这就是上海黄浦江特有的景色。灰蓝色基调的画面，黑色船队形成的一条斜线有着不可低估的动势，它与后排轮船建筑组成的静态横线，互为弥补，一横一斜构成极为动人的画面。站在画前，使我们感受到船队行进中的机轮声、汽笛鸣叫声和江水拍打岸边的波浪声。更有船工在朝霞中浇花、晾衣，这些点睛之笔，令人心动。早晨是一天的开始，浦江的早晨向我们展现了六十年代上海兴旺繁忙的岁月又迎来新的一天。我喜欢这幅作品，不仅因为它带我回到黄浦江边，让我看到曾经那样熟悉的一切，更因为克萍兄对上海的深情在这幅作品里表现得那样温婉透彻，且含蓄感人。

2008年11月我到上海参加“梅园杯”书票展开幕活动时，在黎阳侄家与克萍兄相聚，老朋友见面，两人握着手不放。克萍兄虽然听力减弱，但精神矍铄，气色红润，聊天间又提起老话，不仅开怀大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久，但我们仿佛又回到年青的时候……当时拍下的照片，如实记录下相聚的欢快。我们的友谊永存。我们的友情难忘。

克萍兄，我永远怀念你！

赵延年

2012年6月5日

* 注：自1928年蔡元培、林风眠先生在杭州西湖边创建国立艺术院后，美院六易校名：

1928年 国立艺术院

1929年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1938年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950年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1958年 浙江美术学院

1993年 中国美术学院

序

二

洋洋东方大港，巍巍九峰绵延，孕育了风姿秀逸的港城北仑。在这方山水清远、物华天宝的神奇之地，才俊辈出，灿若星辰，尤其盛产国内外知名的书画艺术大家，著名版画家邵克萍先生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邵克萍，宁波北仑戚家山半路洋邵家人，中国新兴版画界的泰斗级人物。多年来为家乡宁波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先后捐赠给宁波博物馆和北仑博物馆几百幅美术作品，由两个博物馆永久收藏。他把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之情化做了无私的奉献行动！

故乡北仑为了彪炳邵老先生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决定出版《时代印痕——邵克萍的版画》，以彰显艺术家的英名。

邵克萍是中国版画事业发展的奠基人之一，是鲁迅先生创导的版画艺术的虔诚追随者和坚定实践者。他在版画艺术的发展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辛勤耕耘了一辈子。他为建立、发展和弘扬祖国优秀的版画艺术，推动和提高这一领域的艺术水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艺术境界由于人格的高贵而独树一帜。他在九十四高龄驾鹤西去前，画笔仍然紧握手中，恋恋不舍对版画的追求。九十六高龄版画大家杨可扬先生在送别他的时候，饱含深情地赞扬邵克萍先生“我向克萍同志严肃的创作态度、敬业的工作精神、规律的生活习惯学习，现在你走了，可扬为你送行”。这是对先生一生的高度概括，也见证了两位版画大家长达七十余年的友情。故乡北仑以有这样优秀的艺术家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一生钟情木刻刀，黑白分明写人生

邵克萍的一生犹如他的版画一般黑白分明、一丝不苟。先生曾这样说起自己：“我的前半生在旧中国度过，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自己取名“克萍”两字，一是希望能改变萍水漂泊的动荡生涯，二是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地做人、画画、生活，不做浮萍。”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40年正值二十四岁的邵克萍担任《民族日报》的美术编辑，为新闻报道和副刊刻插图、报头。当时日寇铁蹄横行华夏，激起青年爱国者邵克萍的浩然正气。木刻板上烽火八年，他以木刻刀化作“匕首、投枪”投入战斗，满怀激情地汇入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洪流。他既是画家更是战士，先后创作了《抗战归来》、《战时运输队》等作品，他始终将自己的创作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黑白分明的艺术形象，真实地记录了炎黄子孙英勇抗日、不甘亡国的历史场面。抗战胜利后，他又创作了一批以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主题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从生活中获取灵感，又把这种灵感转化为画面，表达对祖国与人民的挚爱。代表作有《街头》、《夜阑人静》、《鲁迅画像》、《邹韬奋先生》、《捡到五分钱》、《一件小事》、《浦江晨妆》、《田野》、《南浦建大桥》等。

邵克萍多次参加国内、国际重要美术展览，作品曾赴美、英、法、日、德等国展出，许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神州版画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二次大战博物馆等国内外文化艺术机构及个人收藏。1991年9月，中国美协和中国版协授予他“新兴版画贡献奖”。

心系桑梓勤奉献，慷慨捐赠留英名

邵克萍先生的一生，爱国爱乡、淡薄名利，他多次表示“我想为家乡做点贡献”。作为中国新兴版画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版画作品和时代相连，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为此，艺术品市场也十分看好邵先生的作品，很多人想出高价收藏他的作品，然而他却把最好的作品留给了故乡，不取分文。

2008年7月，时年九十二高龄的邵克萍，听说家乡的宁波博物馆于年底将建成开放，便欣然应邀将自己30件（套）版画木刻原版及112件版画精品捐赠给宁波博物馆。作品年代跨度从1940年至2006年，内容涵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解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

多年来他心系桑梓，一直希望能为北仑文化事业做点事情，早在北仑港开发建设之初，就来到建设工地写

生，并创作了《东海之滨》、《海阔水深北仑情》等重要作品。当他得知北仑想建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陈列馆时，他慨然许诺，认为是件大好事，可以为家乡群众搭建一个欣赏艺术的平台，后来与北仑达成了设立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的共识，此后不仅他本人，连他的整个家族都与故乡的文化息息相连。邵老亲力亲为，不顾年迈体弱，和子女一起，遴选展品，还整理了捐赠目录，登记造册；邵老还对陈列馆布展方案提出具体改进意见；他多次表示：“自己的健康尚好，还可以为家乡做些工作。如能再延长几年寿命，将重印主要的版画原作，充实北仑区的陈列馆。”2010年1月12日，邵老不幸辞世，其家属遵从其遗愿，将近百幅艺术作品，近百份原版、手稿、书籍等相关资料捐赠给北仑博物馆，包括《战时运输队》、《侵略的罪证》、《鲁迅画像》、《百万雄师过大江》等具深刻时代烙印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批作品贯穿了中国新兴版画发展史的脉络，既是邵老生平创作历程的写照，也是中国新兴版画史的缩影、中华民族复兴的记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陈列馆内展出的除了版画作品和国画作品外，还有六块原板、七幅宣传画、海报和部分手稿。其中，国画作品是1980年后创作的，从未对外露过面。

邵克萍先生捐赠诸多作品给北仑，本人及家属从未对故乡提过任何要求。邵老的高风峻节、宽宏襟怀，足以令人崇敬。

如今邵老已驾鹤西去，其精心创作的版画珍品留存世间。通过《时代印痕——邵克萍的版画》，让大家能够全方位地了解邵老在版画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认知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以此来纪念这位版画界的先贤。

在北仑筹建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的全过程中，我参与其中，深深被邵老的人格魅力感动莫名；邵老在飞天时刻，我曾亲去上海为老先生送最后一程。邵克萍先生为人的坦荡情怀，为艺术的不懈追求精神，都深深地感动了我。因为感动，所以喜爱；因为喜爱，所以共鸣。于是斗胆提笔，并愿与大家同享真善美的《时代印痕——邵克萍的版画》。

是为序。

宁波市北仑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凌晓军

2013年2月2日

目
录

013^页 1940 · 1941 · 1942 · 1943 · 1944 · 1945
1946 · 1947 · 1948 · 1949

059^页 1950 · 1951 · 1952 · 1953 · 1954 · 1955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1962 · 1963 · 1964 · 1965 · 1966
1976 · 1978 · 1982 · 1983 · 1984 · 1986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2 · 1994
1995 · 1997 · 1999
2000 · 2001 · 2002 · 2004 · 2006 · 2009

111^页 速写 · 水彩 · 习作 · 图稿 · 年画

132^页 历史影像

138^页 艰苦的历程

142^页 创作活动年表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 鲁迅



夜阑人静 1948

